

唐人劍俠傳

繪圖正續合訂



陳江風

通俗山說庫

精校大字足本

繪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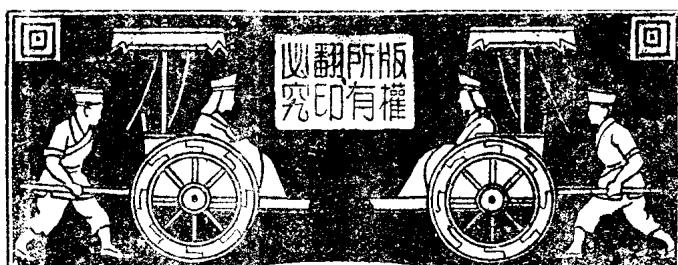
唐人劍俠傳

陳江風

襟霞閣主人精印

上海中央書店總經理





通俗小說庫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

繡像唐人劍俠傳

全書一冊

實價國幣二角四分

外埠酌加寄費匯費

編輯者 鄭應齋

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

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

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

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世界

中央書店



趙處女



劍俠傳 卷一

香山鄭官應陶齋校

趙處女

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。蠡曰。臣聞趙有處女。國人稱之。願王問之。於是王乃請女。女將見王。道逢老人。自稱袁公。袁公問女曰。聞女善爲劍。願得一觀之。女曰。妾不敢有所隱也。惟公所試。公卽挽林杪之竹。似枯樗末折地。女接取其末。公操其本而刺女。女因舉杖擊之。公卽飛上樹。化爲白猿。

扶餘國王



扶餘國王

隋煬帝之幸江都也。命司空楊素守西京。素驕貴。又以時亂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。莫我若也。奢貴自奉。禮異人臣。每公卿入言。賓客上謁。未嘗不踞牀而見。令美人捧出。侍婢羅列。頗僭於上。末年愈甚。無復知所負荷。有扶危持顛之心。一日。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。獻奇策。素亦踞見之。靖前揖曰。天下方亂。英雄競起。公爲帝室重臣。須以收羅豪傑爲心。不宜踞見賓客。素斂容而起。與語大悅。收其策而退。當靖之騁辨也。一妓有殊色。執紅拂立於前。獨目靖。靖旣去。而執拂者臨軒指問曰。去者處士第幾。住何處。吏具以對。妓頷而去。靖歸逆旅。其夜五更初。忽聞叩門而聲低者。靖起問焉。乃繫衣帶帽人。杖揭一囊。靖問誰。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。靖遽延入。脫衣去幘。乃十八九佳麗人。

也。素面華衣而拜。靖驚答拜。曰。妾侍楊司空久。閱天下之人多矣。無如公者。絲羅非獨生。願託喬木。故來奔耳。靖曰。楊司空權重京師。如何。曰。彼屍居餘氣。不足畏也。諸妓知其無成。去者衆矣。彼亦不甚逐。已計之詳矣。幸無疑焉。問其姓。曰。張。問其伯仲之次。曰。最長。觀其肌膚儀狀。言辭氣性。真天人也。靖不自意獲之。愈喜。愈懼。瞬息萬慮不安。而窺戶者足無停履。既數日。聞追討之聲。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。將歸太原。行次靈石旅邸。既設牀鑪中。烹肉且熟。張氏以髮長委地。立梳牀前。靖方刷馬。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。乘蹇驢而來。投革囊於爐前。取枕欹臥。看張梳頭。靖怒甚未決。猶刷馬。張熟視其面。一手握髮。一手映身搖示。令勿怒。急急梳頭畢。歛衽前。問其姓。臥客答曰。姓張。對曰。妾亦姓張。合是妹。遽拜之。曰。第幾。曰。第三。因問妹第幾。曰。最長。遂喜。曰。今多幸遇一妹。張氏遙呼曰。李郎且來見三兄。靖驟禮之。遂環

坐曰。煮者何肉。曰羊肉。計已熟矣。客曰。饑甚。靖出市胡餅。客抽腰匕首。切肉共食。食竟。餘肉亂切。送驢前食之。甚速。客曰。觀李郎之行。貧士也。何以致斯異人。曰靖雖貧。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見問。故不言。兄之問。則不隱耳。具言其由。曰然則何之。曰將避地太原。曰然。故非君所致也。曰有酒乎。曰主人西則酒肆也。靖取酒一斗。既巡。客曰。吾有少下酒物。李郎能同之乎。曰不敢。於是開革囊。取一人頭。并心肝。卻收頭囊中。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。曰此人天下負心者。銜之十年。今始獲之。吾憾釋矣。又曰。觀李郎儀形器宇。真丈夫也。亦聞太原有異人乎。曰嘗識一人。愚謂之真人也。其餘將帥而已。曰何姓。曰靖之同姓。曰年幾。曰僅二十。曰今何爲。曰州將之愛子也。曰似矣。亦須見之。李郎能致吾一見否。曰靖之友劉文靜者。與之狎。因文靜見之可也。然兄何爲。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。使吾訪之。李郎何日到太原。靖計之曰。某日當到。曰

達之明日。日方曙。我於汾陽橋待耳。言訖。乘驢而去。其行若飛。回顧已失。靖與張氏且驚且喜。久之曰。烈士不欺人。固無畏。但促鞭而行。承期入太原。候之。杲相見。大喜。偕詣劉氏。詐謂文靜曰。有善相者。思見郎君。請迎之。劉文靜素奇其人。方議論。斥輔。一旦聞有客善相。其心可知。遽致酒延焉。既而太宗至。不衫不履。褐裘而來。神氣揚揚。貌與常異。虬髯默然居末座。見之心死。飲數杯起。招靖曰。真天子也。靖以告劉。劉益喜。自負。既出而虬髯曰。吾見之十八九定矣。然須道兄見之。李即宜與一妹復入京。某日午時。我於馬行東酒樓。樓下有此驢及瘦驢。即我與道兄俱在其所矣。到即登焉。又別。而靖與張氏復應之。及期訪焉。見二乘。攬衣登樓。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。見靖驚喜。召坐。同飲十數巡。曰。樓下櫃中有錢十萬。擇一深穩處。駐一妹。某日復會於汾陽橋。如期至。登樓。道士與虬髯已先坐矣。俱謁文靜。時方弈棋。起揖而語。少

焉。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。道士對文靜弈。虬髯與靖傍立爲侍者。俄而文皇來。長揖就坐。神清氣朗。滿坐風生。顧盼偉如也。道士一見慘然。斂棋子曰。此局輸矣。輸矣。於此失卻局。奇哉。救無路矣。復奚言。罷弈請去。既出。謂虬髯曰。此世界非公世界也。他方可勉強圖之。勿以爲念。因共入京。虬髯路語靖曰。計李郎之程。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。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。媿李郎往復相從。一妹懸然如磬。欲令新婦祇謁。略議從容。無令前卻。言畢。吁嗟而去。靖亦馳馬速征。俄卽到京。與張氏同往。至一小板門。扣之。有應者出拜曰。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。延入重門。門益壯麗。奴婢侍妾三十餘人。羅列於前。青衣二十人。引靖入東廳。廳之陳設。窮極珍異。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。非人間之物。巾櫛妝飾畢備。請更衣。衣又珍奇。既畢。傳云。三郎來。乃虬髯也。紗帽紫衫。趨走有龍虎之狀。相見歡然。命妻出拜。亦天人也。遂延中堂。陳設盤筵。

之盛。雖王公家亦不侔也。四人對坐陳饌。次出女樂二十人。旅奏於庭。似從天降。非人間之曲度。食畢行酒。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牀。各覆以錦帕。既列。盡去其帕。乃文簿匙鑰之類。虬髯告靖曰。此皆珍寶貨帛之數。吾之所有。悉以充贈。何者。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。或當龍戰二三年。建少功業。今既有主。住亦何爲。大原李氏。真英主也。三五年內。卽當太平。李郎以英特之材。輔清平之主。竭心盡力。必極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。蘊不世之藝。從夫之貴。榮及軒裳。非一妹不能識李郎。非李郎不能遇一妹。聖賢起陸之漸。際會如期。虎嘯風生。龍騰雲合。固非偶然也。將予之贈。以佐真主。贊功業。勉之勉之。此後十餘年。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。是吾得意之秋也。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。復因命家童列拜曰。李郎一妹。是汝主也。可善事之。言訖。與其妻戎服乘馬。一奴從後。數步遂不復見。靖據其宅。遂爲豪家。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。遂

匡大業。貞觀中。靖以左僕射平章事。適東南蠻奏曰。有海船千艘。甲兵數十萬。入扶餘國。殺其主自立。國已定矣。靖知虬髯成功也。歸告張氏。共漉酒向東南拜而賀之。乃知真人之興。非英雄所冀。况非英雄者乎。人臣之謬思亂者。乃螳臂之拒走輪耳。或曰。衛公之兵法。半是虬髯所傳也。

嘉興繩技



嘉興繩技

唐開元年中。數敕賜州縣大酺。嘉興縣以百戲。與司監競勝精技。監官屬意尤切。所由直獄者。語於獄中云。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。我輩必當厚責。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。卽獲財利。歎無能耳。乃各相問。至於弄瓦緣木之技。皆推求招引。獄中有一囚。笑謂所由曰。某有拙技。限在拘繫。不得略呈其事。吏驚曰。汝何所能。囚曰。吾解繩技。吏曰。必然。吾當爲爾言之。乃具以囚所能。白于監主。主召問罪輕重。吏云。此囚人所累。逋緡未納。餘無別事。官曰。繩技人常也。又何足異乎。囚曰。某所爲者。與人稍殊。官又問。曰如何。囚曰。衆人繩技。各繫兩頭。然後於其上。行立周旋。某只須一條繩。羸細如指五十尺。不用繫着。拋向空中。騰躑翻覆。則無所不爲。官大驚悅。且令收錄。明日。吏領至戰

場諸戲既作。喚此人令效繩技。遂捧一團繩。計百餘尺。置於諸地。將一頭手擲於空中。勁於筆。初拋二三丈。次四五丈。仰直如人牽之。衆大驚異。後乃拋繩虛空。高二十餘丈。仰空不見端緒。此人隨繩。手尋身。足離地。其勢如鳥。旁飛遠颺。望空而失。脫身狴犴。在此日焉。

劍俠傳 卷一 嘉祐繩技

一四